

南史卷八〇〇

中國禪宗
大全
②

◎李益／編著

B146.3
974
2

港台書室

兩岸叢書 A09

李 淼 編著

中國禪宗大全

第 2 冊



774114

麗文文化公司

中國禪宗大全 1 - 6 冊

著 者／李 森
顧 問／公 木
發 行 人／蘇 淑 英
總 編 輯／許 仁 圖
策 劃／張 高 評
校 對／許 仁 圖

出 版 者／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地 址：高雄市泉州街5號

電 話：(07) 2261273

傳 真：(07) 2264697

郵 撥：41423894 帳號

帳 戶：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登記證：局版台業字第5692號

裝 訂／佳陽裝訂廠股份有限公司

電 話：(07) 6165206

授 權 出 版／長春出版社

聯 合 發 行 所／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

初版一刷／1994年5月

總 經 銷／臺灣復文興業股份有限公司

地址：台南市林森路2段63號

電話：(06) 2370003・2386935-7

定 價／全套 2200 元

◎版權所有，請勿翻印。

◎如有破損、缺頁或倒裝，請寄回更換。

ISBN 957-748-034-9 (第2冊精裝)

第二冊 目 錄

景德傳燈錄（節錄）	〔宋〕 道原	（ 459）
五燈會元（節錄）	〔宋〕 普濟	（ 467）
萬喜同歸集（節選）	〔宋〕 延壽	（ 563）
宗鏡獻宗	〔宋〕 延壽	（ 592）
永明智覺禪師唯心訣	〔宋〕 延壽	（ 597）
楊岐方會禪師語錄	〔宋〕 方會	（ 606）
一、袁州楊岐山普通禪院會和尚語錄		（ 607）
二、後往潭州雲蓮山海會寺語錄		（ 609）
三、楊岐方會禪師後錄		（ 615）
黃龍慧南禪師語錄	〔宋〕 慧南	（ 623）
一、黃龍南禪師語錄		（ 623）
二、黃龍南禪師語錄續補		（ 641）
傳法正宗論（卷上）	〔宋〕 契嵩	（ 652）
寶峰雲庵真淨禪師語錄	〔宋〕 克文	（ 659）
一、住金陵報寧寺語錄		（ 660）
二、住廬山歸宗語錄		（ 665）
三、住寶峰禪院語錄		（ 678）
龍門佛眼和尚語錄（節選）	〔宋〕 清遠	（ 684）
一、普說（節選）		（ 684）
二、小參語錄（節選）		（ 698）

三示禪人心要.....	(701)
四標指六偈 並敘	(705)
碧巖錄.....	〔宋〕 克勤 (710)

景德傳燈錄 (節選)

〔宋〕 道 原

〔簡介〕

禪宗史書。北宋僧道原撰。共30卷。“景德”爲宋真宗年號，以標明此書撰成年代。“傳燈”則以燈爲喻。因燈能照暗，以法傳人，有如傳燈，故名“傳燈錄”。

此書是佛教史書《寶林傳》和禪宗史書《祖堂集》未發現前，禪宗最早的一部完整史書。是以後合編集《五燈會元》一書的主要部分，其史料文獻價值遠在《五燈會元》之上。全書記載自西天佛至法眼文益法嗣的禪宗傳法世系共52世1701人的行狀和機緣語句。另外，附有語錄者951人。其中，卷一、二記七佛、西天二十七祖；卷三記達摩東土初祖和其他東土四祖；卷四記東土四祖道信和五祖弘忍的旁出法系；卷五記六祖慧能法嗣，包括漚仰宗和臨濟法系；卷十四至二十六記慧能弟子青原行思的法嗣，包括曹洞宗、雲門宗、法眼宗法系。此外是外宗居士傳和讚頌新文等。

此書撰成後，上於朝廷，宋真宗敕翰林學士楊億、兵部員外郎李維、大常丞王曙等裁定潤色，批准入藏。由於其敕修史書的特殊地位而得到廣泛流傳，受到僧俗各界的重視。以後，此

書亦成爲學術界研究禪宗史的重要史料，爲必讀之史。

這裏選錄部分章節，鑒於此書與《五燈會元》多有重複，而後出轉精，下面《五燈全書》選錄較多，因此此書選錄相對少些，只選四節以見一斑。

牛頭山法融禪師

牛頭山法融禪師者，潤州延陵人也。姓韋氏。年十九，學通經史。尋閱大部般若，曉達真空。忽一日嘆曰：“儒道世典，非究竟法。般若正觀，出世舟航。”遂隱茅山，投師落髮。後入牛頭山幽栖寺北巖之石室，有百鳥銜花之異。唐貞觀中，四祖遙觀氣象，知彼山有奇異之人，乃躬自尋訪。問寺僧：“此間有道人否？”曰：“出家兒那個不是道人？”祖曰：“阿那個是道人。”僧無對。別僧云：“此去山中十里許，有一懶蟲，見人不起，亦不合掌，莫是道人麼？”祖遂入山，見師端坐自若，曾無所顧。祖問曰：“在此作什麼？”師曰：“觀心。”祖曰：“觀是何人？心是何物？”師無對，便起作禮曰：“大德高栖何所？”祖曰：“貧道不決所止，或東或西。”師曰：“還識道信禪師否？”祖曰：“何以問他？”師曰：“向德滋久，冀一禮謁。”祖曰：“道信禪師，貧道是也。”師曰：“因何降此？”祖曰：“特來相訪，莫更有宴息之處否？”師指後面曰：“別有小庵。”遂引祖至庵所。繞庵，唯見虎狼之類，祖乃舉兩手作怖勢。師曰：“猶有這個在。”祖曰：“這個是什麼？”師無語。少頃，祖却於師宴坐石上書一佛字，師覩之竦然。祖曰：“猶有這個在。”師未曉，乃稽首請說真要。祖曰：“夫百千法門，同歸方寸，河沙妙德，總在心源。一切戒門、定門、慧門，神通變化，悉自具足，不離汝心。一切煩惱業障，本來空寂。一切因果，皆如夢幻。無三界可出，無

菩提可求，人與非人，性相平等。大道虛曠，絕思絕慮。如是之法，汝今已得，更無闕少，與佛何殊？更無別法，汝但任心自在，莫作觀行，亦莫澄心，莫起貪嗔，莫懷愁慮，蕩蕩無礙，任意縱橫，不作諸善，不作諸惡，行住坐卧，觸目遇緣，總是佛之妙用。快樂無憂，故名為佛。”師曰：“心既具足，何者是佛？何者是心？”祖曰：“非心不問佛，問佛非不心。”師曰：“既不許作觀行，於境起時，心始何對治？”祖曰：“境緣無好醜，好醜起於心。心若不強名，妄情從何起？妄情既不起，真心任遍知。汝但隨心自在，無復對治，即名常住法身，無有變異。吾受璨大師頓教法門，今付於汝。汝今諦受吾言，只住此山，向後當有五人達者，紹汝玄化。”祖付法訖，遂返雙峰終老。師自爾法席大盛。

唐永徽中，徒眾乏糧，師往丹陽化緣。去山八十里，躬負米一石八斗，朝往暮還，供僧三百，二時不闕。三年，邑宰蕭元善請於建初寺講大般若經，聽者雲集。至《滅靜品》，地為之震動。講罷歸山，博陵王問師曰：“境緣色發時，不言緣色起。云何得知緣，乃欲息其起？”師曰：“境色初發時，色境二性空。本無知緣者，心量與知同。照本發非發，爾時起自息。抱暗生覺緣，心時緣不逐。至如未生前，色心非養育。從空本無念，想受言念生。起發未曾起，豈用佛教令？”問曰：“閉目不見色，境慮乃便多。色既不關心，境從何處發？”師曰：“閉目不見色，內心動慮多。幻識假成用，起名終不過。知色不關心，心亦不關人。隨行有相轉，鳥去空中真。”問曰：“境發無處所，緣覺了知生。境謝覺還轉，覺乃變為境。若以心曳心，還為覺所覺。從之隨隨去，不離生滅際。”師曰：“色心前後中，實無緣起境。一念自凝忘，誰能計動靜？此知自無知，知知緣不會。當自檢本形，何須求域外？前境不變謝，後念不來今。求月執玄影，討

跡逐飛禽。欲知心本性，還如視夢裏。譬之六月冰，處處皆相似。避空終不脫，求空復不成，借問鏡中像，心從何處生？”問曰：“恰恰用心時，若為安穩好。”師曰：“恰恰用心時，恰恰無心用。曲譚名相勞，直說無繁重。無心恰恰用，常用恰恰無。今說無心處，不與有心殊。”問曰：“智者引妙言，與心相會當。言與心路別，合則萬倍乖。”師曰：“方便說妙言，破病大乘道。非關本性譚，還從空化造。無念為真常，終當絕心路，離念性不動，生滅無乖誤。谷響既有聲，鏡像能回顧。”問曰：“行者體境有，因覺知境亡。前覺及後覺，並境有三心。”師曰：“境用非體覺，覺罷不應思。因覺知境亡，覺時境不起。前覺及後覺，並境有三遲。”問曰：“住定俱不轉，轉為正三昧。諸業不能牽，不知細無明，徐徐躡其後。”師曰：“復聞別有人，虛執起心量。三中事不成，不轉還虛妄。心為正受縛，為之淨業障。心塵萬分一，不了說無明。細細習因起，徐徐名相生。風來波浪轉，欲靜水還平。更欲前途說，恐畏後心驚。無念大獸吼，性空不霜雹。星散穢草摧，縱橫飛鳥落。五道定紛綸，四魔不前却。既如猛火燎，還如利劍斫。”問曰：“賴覺知萬法，萬法本來然，若假照用心，只得照用心，不應心裏事。”師曰：“賴覺知萬法，萬法終無賴。若假照用心，應不在心外。”問曰：“隨隨無揀擇，明心不現前。復慮心闇昧，在心用功行，智障復難除。”師曰：“有此不可有，尋此不可尋。無揀即真擇，得闇出明心。虛者心冥昧，存心托功行。可論智障難，至佛方為病。”問曰：“折中消息間，實亦難安帖。自非用行人，此難終難見。”師曰：“折中欲消息，消息非難易。先觀心處心，次推智中智。第三照推者，第四通無記。第五解脫名，第六等真偽。第七知法本，第八慈無為。第九遍空蘊，第十雲雨被。最盡彼無覺，無明生本智。鏡像現三業，幻人化四衢。不住空邊盡，當照有中無。不

出空有內，未將空有俱。號之名折中，折中非言說。安恬無處安，用行何能決。”問曰：“別有一種人，善解空無相。口言定亂一，復道有中無。同證用常叙，知覺寂常用。用心會真理，復言用無用。智慧方便多，言亂與理合。如如禮自如，不由識心會。既知心會非，心心復相泯。如是難知法，永劫不能知。同此用心人，法所不能化。”師曰：“別有證空者，還如前偈論。行空守寂滅，識見暫時翻。會真是心量，終知未了原。又說息心用，多智疑相似。良由性不明，求空且勞已。永劫住幽識，抱相都不知。放光便動地，於彼欲何為。”問曰：“前件看心者，復有羅穀難。”師曰：“看心有羅穀，幻心何待看。況無幻心者，從容下口難。”問曰：“久有大基業，心路差互間，得覺微細障，即達於真際。自非善巧師，無能決此理。仰惟我大師，當為開要門。引導用心者，不令失正道。”師曰：“法性本基業，夢境成差互。實相微細身，色心常不悟。忽逢混沌士，哀怨愍群生。托疑廣設問，抱理內常明。生死幽徑徹，毀譽心不驚。野老顯分答，法相愧來儀。蒙發群生藥，還如色性為。”顯慶元年，邑宰蕭元善請住建初，師辭不獲免，遂命入室上首智巖付囑法印，令以次傳授。將下山，謂眾曰：“吾不復踐此山矣。”時鳥獸哀號，逾月不止。庵前有四大桐樹，仲夏之月，忽自凋落。明年正月二十三日，終於建初，壽六十四，臘四十一二十七，窆於鷄籠山，會送者萬餘人，其牛頭山舊居金源虎跑泉、錫杖泉、金龜等池，宴坐石室，今悉存焉。

青原行思禪師

吉州青原山靜居寺行思禪師，本州安城劉氏子。幼歲出家，每群居論道，師唯默然。聞曹溪法席，乃往參禮。問曰：“當何

所務，即不落階級？”祖曰：“汝曾作什麼來？”師曰：“聖諦亦不為。”祖曰：“落何階級？”師曰：“聖諦尚不為，何階級之有！”祖深器之。會下學徒雖衆，師居首焉。亦猶二祖不言，少林謂之得髓矣。一日，祖謂師曰：“從上衣法雙行，師資遞授，衣以表信，法乃印心。吾今得人，何患不信？吾受衣以來，遭此多難。況乎後代，爭競必多。衣即留鎮山門，汝當分化一方，無令斷絕。”師即得法，歸住青原。六祖將示滅，有沙彌希遷（即石頭和尚）問曰：“和尚百年後，希遷未審當依附何人？”祖曰：“尋思去！”及祖順世，遷每於靜處端坐，寂若忘生。第一座問曰：“沒師已逝，空坐奚為？”遷曰：“我稟遺誠，故尋思爾。”座曰：“汝有師兄思和尚，今住吉州，汝因緣在彼。師言甚直，汝自迷耳。”遷聞語，便禮辭祖龕，直詣靜居參禮。師曰：“子何方來？”遷曰：“曹溪。”師曰：“將得什麼來？”曰：“未到曹溪亦不失。”師曰：“若怎麼，用去曹溪作什麼？”曰：“若不到曹溪，爭知不失？”遷又曰：“曹溪大師還識和尚否？”師曰：“汝今識吾否？”曰：“識。又爭能識得？”師曰：“衆角雖多，一麟足矣。”遷又問：“和尚自離曹溪，什麼時至此間？”師曰：“我却知汝早晚離曹溪。”曰：“希遷不從曹溪來。”師曰：“我亦知汝去處也。”曰：“和尚幸是大人，莫造次。”他日，師復問遷：“汝什麼處來？”曰：“曹溪。”師乃舉拂子曰：“曹溪還有這個麼？”曰：“非但曹溪，西天亦無。”師曰：“子莫曾到西天否？”曰：“若到即有也。”師曰：“未在，更道。”曰：“和尚也須道取一半，莫全靠學人。”師曰：“不辭向汝道，恐已後無人承當。”師令遷持書與南岳讓和尚曰：“汝達書了，速回。吾有個鋤斧子，與汝住山。”遷至彼，未呈書便問：“不慕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？”岳曰：“子問太高生，何不向下問？”遷曰：“寧可永劫受沉淪，不從諸聖求解脫。”岳便休。遷便回。師問：“子返何速？書信達

否？”遷曰：“書亦不通，信亦不達。”師曰：“作麼生？”遷舉前話了，却云：“去日蒙和尚許個個鋤斧子，只今便請。”師垂一足，遷便禮拜，尋辭往南岳。荷澤神會來參，師問：“什麼處來？”會曰：“曹溪。”師曰：“曹溪意旨如何？”會振身而立。師曰：“猶帶瓦礫在。”曰：“和尚此間莫有真金與人麼？”師曰：“沒有，汝向什麼處着？”僧問：“如何是佛法大意？”師曰：“廬陵米作什麼價？”師既付法石頭，唐開元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，升堂告衆，跏趺而逝。僖宗謚弘濟禪師、歸真之塔。

澧州龍潭崇信禪師

澧州龍潭崇信禪師，本渚宮賣餅家子也。未詳姓氏，少而英異。初悟和尚為靈鑒潛請居天皇寺，人莫之測。師家居於寺巷，常日以十餅饋之，悟受之。每食畢，常留一餅曰：“吾惠汝以蔭子孫。”師一日自念曰：“餅是我持去，何以返遺我邪，其別有旨乎？”遂造而問焉。悟曰：“是汝持來，復汝何咎？”師聞之頗曉玄旨，因請出家。悟曰：“汝昔崇福善，今信吾言，可名崇信。由是服勤左右。”一日問曰：“某自到來不蒙指示心要。”悟曰：“自汝到來吾未嘗不指汝心要。”師曰：“何處指示？”悟曰：“汝擎茶來，吾為汝接；汝行食來，吾為汝受，汝和南時，吾便低首。何處不指示心要。”師低頭良久。悟曰：“見則直下便見，擬思即差。”師當下開解，乃復問如何保任。悟曰：“任性逍遙，隨緣放曠，但盡凡心，無別勝解。”師後詣澧陽龍潭栖止，僧問：“髻中珠誰人得？”師曰：“不賞玩者得。”僧曰：“安着何處？”師曰：“有處即道來。”尼衆問：“如何得為僧去。”師曰：“作尼來多少時也？”尼曰：“還有為，僧時也無。”師曰：“汝即今是什麼？”尼曰：“現是尼身，何得不識。”師曰：“誰識

汝？”李翱問：“如何是真如般若？”師曰：“我無真如般若。”翱曰：“幸遇和尚。”師曰：“此猶是分外之言。”德山問：“久向龍潭，到來，潭又不見，龍亦不現。”師曰：“子親到龍潭，德山即休。”

越州大珠慧海和尚

道光座主問曰：“禪師用何心修道？”師曰：“老僧無心可用，無道可修。”曰：“既無心可用，無道可修，云何日聚眾，勸人學禪修道？”師曰：“老僧尚無卓錫之地，什麼處聚眾來；老僧無舌，何曾勸人來？”曰：“禪師對面妄語。”師曰：“老僧尚無舌勸人，焉解妄語。”曰：“某甲却不會禪師。語論也之。”師曰：“老僧自亦不會講華嚴。”志座主問：“禪師何故不許青青翠竹，盡是法身；鬱鬱黃華，無非般若？”師曰：“法身無象，應翠竹以成形；般若無知，對黃華而顯相，非彼黃華翠竹而有般若法身。故經云：佛真法身，猶若虛空，應物現形，如水中月。黃華若是般若，般若即同無情；翠竹若是法身，翠竹還能應用。座主會麼？”曰：“不了此意。”師曰：“若見性人，道是亦得，道不是亦得，隨用而說，不滯是非。若不見性人，說翠竹着翠竹，說黃華着黃華，說法身滯法身，說般若不識般若，所以皆成爭論。”志禮謝而去。人問：“將心修行幾時得解脫？”師曰：“將心修行喻如滑泥洗垢，般若玄妙本自無生，大用現前不論時節。”曰：“凡夫亦得如此否？”師曰：“見性者即非凡夫，頓悟上乘超凡越聖；迷人論凡論聖，悟人超越生死涅槃；迷人說事說理，悟人大用無方；迷人求得求證，悟人無得無求；迷人期遠劫，悟人頓見。”

（錄自《類伽精舍大藏經》之六）

五燈會元（節選）

〔宋〕 普 濟

〔簡介〕

禪宗史書。宋普濟編。二十卷。

所謂《五燈會元》顧名思義，即是對五本傳燈錄的匯編。自《景德傳燈錄》問世後，陸續又出了四種燈錄。一是臨濟宗李遵勛編撰的30卷《天聖廣燈錄》，成書於仁宗天聖七年（1290）；二是雲門宗惟白編撰的《建中靖國續燈錄》30卷，成書於徽宗建中靖國元年（1101）前；三是臨濟宗悟門編撰30卷《聯燈會要》，成書於孝宗淳熙十年（1183）；四是雲門宗正受編撰的30卷《嘉泰普燈錄》，成書於寧宗嘉泰年間（1201～1204）。上列四種燈錄，《廣燈錄》撰成距《景德傳燈錄》只10餘年，因此較《景德錄》只是略有增補，章次略變動，人數及機緣語句稍有擴補，《續燈錄》撰成距《景德錄》近百年時間，撰者意在承續，故名“續燈”，所載人物已增至約1700餘人。《聯燈會要》撰成後於《續燈錄》又有80餘年，名會要即是將已出三種燈錄合為一書，又補80餘年來未收藏的臨濟、雲門二家語錄。《普燈錄》撰成距《會要》僅20年，撰者未見《會要》，以“普照”為宗旨，將《廣燈錄》與《續燈錄》未載錄的有關禪宗的

人物，不論僧俗、帝王、公卿，全部收入。《景德錄》和繼出的四種燈錄總共達 150 卷，其中多有重複，普濟有鑒於此，便在上述“五燈”的基礎上，刪繁就簡而匯編成本書。將五燈 150 卷縮為 20 卷，卷帙減去七分之二還多，但內容實際只減去原書二分之一左右，這樣就顯得相當簡明扼要，便於閱讀。此外，從編排上，方法也有大改進。原五種燈錄向以南岳懷讓與青原行思分叙，以下不再分宗。但世次既多，支派繁衍，大宗難於統攝。《普燈錄》試加改進，在大宗下再注小宗，以求明晰，但每卷中小支間出，又生迷亂。《五燈會元》改變結構，在大宗下再立宗派，而且綱目明了，明晰易查，更便於披覽，由此，《會元》出後，遂取代了前五種燈錄，而成為流傳最廣的“燈錄”。此書出後，深得當時文人士大夫的喜愛，因其文字、內容新鮮活潑，饒有意趣，以至元、明以來士大夫好禪者，幾乎家家均藏此書。

這裏選錄部分禪師，多為禪宗有影響的人物。即從盡量擴大入選面的角度，把一些未單列撰著而又有較大影響的禪師盡量多予選錄。幾本合集如《祖堂集》、《景德傳燈錄》、《古尊宿語錄》的選錄均同此旨。

丹霞天然禪師

鄧州丹霞天然禪師，本習儒業，將入長安應舉，方宿於逆旅，忽夢白光滿室，占者曰：“解空之祥也。”偶禪者問曰：“仁者何往？”曰：“選官去。”禪者曰：“選官何如選佛？”曰：“選佛當往何所？”禪者曰：“今江西馬大師出世，是選佛之場。仁者可往。”遂直造江西，才見祖，師以手拓幞頭額。祖顧視良久，曰：“南岳石頭是汝師也。”遽抵石頭，還以前意投之。頭曰：“着槽廠去！”師禮謝，入行者房，隨次執爨役，凡三年。忽一

日，石頭衆曰：“來日剗佛殿前草。”至來日，大衆諸童行各備鋤鐮剗草，獨師以盆盛水，沐頭於石頭前，胡跪。頭見而笑之，便與剃髮，又為說戒，師乃掩耳而出，再往江西謁馬祖。未參禮，便入僧堂內，騎聖僧頸而坐。時大衆驚愕，遂報馬祖。祖躬入堂，視之曰：“我子天然。”師即下地禮拜曰：“謝師賜法號。”因名天然。祖問：“從什處來？”師曰：“石頭。”祖曰：“石頭路滑，還蹉倒汝麼？”師曰：“若蹉倒即不來也。”乃杖錫觀方，居天臺華頂峰三年，往餘杭徑山禮國一禪師。

唐元和中至洛京龍門香山，與伏牛和尚為友。後於慧林寺遇天大寒，取木佛燒火向，院主訶曰：“何得燒我木佛？”師以杖子撥灰曰：“吾燒取舍利。”主曰：“木佛何有舍利？”師曰：“既無舍利，更取兩尊燒。”主自後眉鬚墮落。後謁忠國師，問侍者：“國師在否？”曰：“在即在，不見客。”師曰：“太深遠生！”曰：“佛眼亦觀不見。”師曰：“龍生龍子，鳳生鳳兒。”國師睡起，侍者以告。國師乃打侍者三十棒，遣出。師聞曰：“不謬為南陽國師。”明日再往禮拜，見國師便展坐具。國師曰：“不用！不用！”師退後，國師曰：“如是！如是！”師却進前。國師曰：“不是！不是！”師繞國師一匝便出。國師曰：“去聖時遙，人多懈怠。三十年後，覓此漢也難得。”

訪龐居士，見女子靈照洗菜次，師曰：“居士在否？”女子放下菜籃，斂手而立。師又問：“居士在否？”女子提籃便行。師遂回。須臾居士歸，女子乃舉前話。士曰：“丹霞在麼？”女曰：“去也。”士曰：“赤土塗牛奶。”又一日訪龐居士，至門首相見。師乃問：“居士在否？”士曰：“饑不擇食。”師曰：“龐老在否？”士曰：“蒼天！蒼天！”便入宅去。師曰：“蒼天！蒼天！”便回。師因去馬祖處，路逢一老人與一童子。師問：“公住何處？”老人曰：“上是天，下是地。”師曰：“忽遇天崩地陷，又作麼生？”

老人曰：“蒼天！蒼天！”童子噓一聲。師曰：“非父不生其子。”老人便與童子入山去。師問龐居士：“昨日相見，何似今日？”士曰：“如法舉昨日事來作個宗眼。”師曰：“只如宗眼，還着得龐公麼？”士曰：“我在你眼裏。”師曰：“某甲眼窄，何處安身？”士曰：“是眼何窄？是身何安？”師休去。士曰：“更道取一句，使得此話圓。”師亦不對。士曰：“就中這一句無人道得。”師與龐居士行次，見一泓水。士以手指曰：“便與麼也還辨不出？”師曰：“灼然是辨不出。”士乃戽水，潑師二掬。師曰：“莫與麼，莫與麼。”士曰：“須與麼，須與麼。”師却戽水潑士三掬。師曰：“正與麼時，堪作什麼？”士曰：“無外物。”師曰：“得便宜者少。”士曰：“誰是落便宜者？”

元和三年，於天津橋橫卧，會留守鄭公出，呵之不起。吏問其故，師徐曰：“無事僧。”留守異之，奉束素及衣兩襲，日給米麵，洛下翕然歸信。至十五年春，告門人曰：“吾思林泉終老之所。”時門人齊靜卜南陽丹霞山結庵，三年間玄學者至盈三百衆，建成大院。上堂：“阿你渾家，切須保護。一靈之物，不是你造作名邇得，更說什薦與不薦？吾往日見石頭，亦只教切須自保護，此事不是你談話得。阿你渾家，各有一坐具地，更疑什麼？禪可是你解的物？豈有佛可成？佛之一字，永不喜聞。阿你自看，善巧方便，慈悲喜舍，不從外得，不着方寸。善巧是文殊，方便是普賢。你更擬趁逐什麼物？不用經求落空去！今時學者，紛紛擾擾，皆是參禪問道。吾此間無道可修，無法可證。一飲一啄，各自有分，不用疑慮。在在處處有恁麼的。若識得釋迦即老凡夫是，阿你須自看取，莫一盲引衆盲，相將入火坑。夜裏暗雙陸，賽彩若為生？無事珍重！”

有僧到，參於山下。見師便問：“丹霞山向什麼處去？”師指山曰：“青黯黯處。”曰：“莫只這個便是麼？”師曰：“真獅子